春秋 五

襄公二

春秋卷第十三

左氏傳

襄公二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作傳○柤音查楚地偪音福偪陽國名特書會吳以吳爲會也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

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步挽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郰音鄒魯邑紇郰邑大夫叔梁紇仲尼父也諸侯士在門內者紇舉縣門出之）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虒音斯狄虒彌魯人櫓大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勇者堞女墻）隊則又縣之（隊同墜）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嘉其勇故辭謝）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

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戍）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爲亂命）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欲移罪加我）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罪）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戍向戍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

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用四代之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而畏）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著雍晉地）卜桑林見（祟見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差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

宮子爵也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奉妘姓之祀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訾毋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桐門宋城門名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

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

晉師伐秦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

鄭子有災其執政之三士子子駟子國子耳秉政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

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以上卿而齊光先至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十一年伐鄭會蕭魚同例己酉師

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穀作斐○書盜始此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黜減損也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因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熈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

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皆士也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逐賊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衆官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

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又勸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戍鄭虎牢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

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成決定也言諸侯決去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晉雖見楚圍鄭猶將退師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

鄭師苟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爲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公至自伐鄭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輿亦作與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士匄聽

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騂旄赤牛言得重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底至也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在下而無求直之地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者使各為要約言語兩相辯答王叔氏不能舉其

契王叔氏理曲不能舉其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此三家分公室之始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季氏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謂國政將歸季孫以一軍之征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正月作三軍三

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役入丁也邑賦稅也使所掌一軍役邑入已者公家免其征不入已者令公家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使所掌一軍父子兄弟四分之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大率三分歸公一分歸己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〇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鄭人患晉楚之故諸

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不急於爭鄭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来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鄭之大夫皆說其謀使疆埸之司惡於宋使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莫同暮)晋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為右還向瑣皆鄭地)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

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〇亳城鄭地

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藏年穀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公至

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蕭魚鄭地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

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音詼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及其鎛磬鎛音博大鐘也女樂二八十六

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戲十年會祖戌虎牢十一年盟亳城會蕭魚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殿鎮也樂旨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

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㚟音綽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

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冬秦人伐晉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十二月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櫟晉地）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

入鄆台穀作邰後同○鄆莒邑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盤食器也夏晉侯使士魴来聘夏晉士魴来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書卒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即乘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

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支子)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楊梁宋地)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而人猶言某某)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拜

士魴之辱禮也 ○ 秦嬴歸于楚 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 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子庚莊王子午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日禮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書勳勞於策也

夏取邿

邿公作詩 ○邿小國 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 魯師也 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 荀罃士魴卒晉

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新軍帥趙武佐魏絳皆還）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什吏十人之長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黶雖汰侈亦讓韓起）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一人天子也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詩刺幽王役使不均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

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居君位）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音屯厚也穸音夕夜也春秋謂祭祀窀穸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君之所命其辭甚恭）赫赫楚國

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弔不相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

（防臧氏邑）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

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征謂巡守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習同也祥吉也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卿良霄謂除其國內相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鄭遣良霄欲使楚執之遂堅事晉今歸之則乃所以廢其遺使之本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良霄久留楚故歸必怨君而憎其大夫使牽引不和不猶愈乎楚

人歸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

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蠆公作蠆後同○叔老聲伯子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比年伐魯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

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即三危乃祖吾離被苫蓋蓋亦苫也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将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

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秦師殲焉無得反者）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角者當其頭也）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言我盡忠如此何以不免罪）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役無虛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意常如殽）豈敢離遏（遏音剔遠也）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辭謝）

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謚也言經所以並書二卿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長子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負芻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義當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晉秦兵争止此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涇水名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義取深則

厲淺則揭言已志在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説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

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爲佐故曰吾師）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爲秦所禽）乃命大還（命諸軍皆歸）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二位謂黶將下軍鍼是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臨事惰慢也仲江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惰故也）書於伐秦攝也（餘自

攝甃從子蟜濟涇劉敞曰左氏說無大體非春秋本意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爲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世本云荀罃生

朔朔生盈杜氏指盈為朔弟謂盈生而朔死未知何據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裘士紡子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下公有衎字○衛侯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而存大義也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勑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歸其私邑將叛孫蒯入使入使於衛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卒章日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師曹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

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又誦言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蘧瑗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奸猶犯也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丘宮近戚地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子展衛獻公弟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子行羣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阿澤衛地鄄

人執之（公徒散還故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鱄）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暴虐使我）

如遇婢妾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吊于衛公魯襄公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瘠厚成叔名若之何不吊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吊不恤其臣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增其淫慝至於發洩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自傷悼棄去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吊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郲齊所滅郲國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貪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以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言初從君出非心所說如狐裘羔袖美多惡少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寗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言賤踏羣臣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

無入得乎爲衛侯歸傳二十六年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

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君舉則書瞽為詩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大夫規誨士傳言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不與政故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市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行人之官木鐸木舌金鈴官師相規官師大夫羣官之長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遒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皐舟吳險阸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謚）（君爲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定公劉夏將昏於齊故命之）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胙報也表顯也）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衛亂不討會其賊而定之非義也）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

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剽）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游車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魯地）十五年春

宋向戌来聘且尋盟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間非也言不敢非兄

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夏非卿故書名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子馮叔敖子公子櫜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舒爲箴尹追舒莊王子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

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懷人謂思得賢人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伯有良霄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公孫黑子駟子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

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言不為子產等殺三盜得賂而歸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遇魯地公畏齊不敢至成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秋八月

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討晉侯有疾乃止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

我皆喪寳也不若人有其寳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娶晉范氏鄭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歸之

春秋卷第十三

春秋卷第十四

左氏傳

襄公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音馬溴梁晉地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平公即位平公晉悼公子彪羊舌肸為傅肸叔向也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韓襄無忌子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修官選賢能烝祭于廟晉將有溴梁之會故踰月速葬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矣歌古詩當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逃歸故經不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舉小邾以包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而不歸京師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執以歸始此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犂比莒子號也且曰通齊楚之使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

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不使鄭伯夷於大夫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

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湛阪楚之地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郕公穀作成秋齊侯圍郕郕魯孟氏邑孟孺子速徼之速孟獻子子莊子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義取圻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以譏獻子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言魯憂困嗸嗸然若鴻鴈之失所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公穀作瞷宋人伐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

卬畀宋也司徒卬陳大夫畀宋不設備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音候罵也瓶汲水器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蒯父林父逐獻公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公作洮高厚上公穀有齊字○桃魯地

齊人以其

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東旅松近防地)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郰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送臧紇而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是惠賜不終刑臣謂夙沙衛杙小木也)九月

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

比之室（臣閭之弟皐比閭之子弱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向戌食采於合故曰合左師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蓋掩其罪）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華臣不欲見故自為短馬捶過門必馳）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音制瘈狗狂狗也）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實以冬出經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冬

邾人伐我南鄙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國父自晳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也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行巡行也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祝音呪

○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晏弱也晏嬰麤縗斬麤三升布縗在胷前斬不緝也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杖竹杖菅屨草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廬倚東墻故曰倚廬苫編草也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大夫士喪服不同故家臣問之曰唯卿爲大夫諸侯降天子一等故唯卿得用大夫之禮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遜辭略荅

十有八年春白狄来十八年春白狄始来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因其爲使而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夏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皆晉地蒯不書非卿爲曹故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師穀作侯秋齊侯伐我北鄙齊侯不入竟故經書師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

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梗陽晉邑皐巫名）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夢亦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主大夫之稱）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官臣守官之臣）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湨梁之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

廣里（平陰齊邑其城南有防防門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齊地）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為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為人形建旆先驅）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

脫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鳥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隧狹路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入殿師故以為辱殖綽郭最齊勇士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道欲使晉得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射兩矢中央顧曰為私誓州綽曰

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京茲齊邑]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郜[欒黶死盈佐下軍郜齊邑]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雍門齊城門萩同楸美木也]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閒暇]孟莊子斬其楢以為公琴[楢音荀木名以為魯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壬寅焚東郭

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還音旋枚馬撾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齊侯將犯之而行大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沂二水名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

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揚豚邑尹名宜）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死將不得從先君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汾楚地）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

孔之謀 二子子展子西 完守入保 完城郭内保守 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 魚陵上棘鄭地旃然水名 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 胥靡獻于雍梁梅山皆鄭地 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 信再宿也 涉於魚齒之下 魚齒山下有滍水故言涉 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歌者吹律以詠八風 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西北多在西北董叔晉大夫 南師不時必無

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祝柯齊地。○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即祝柯。曰：大毋侵小。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

同會同盟而執之，非伯討也，故稱人。漷水名。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十七年伐魯在。遂次于泗上。

疆我田正邾魯界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五匹曰束鼎是壽夢所獻故名今以璧馬為鼎之先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音但癉疽惡創瘍疽屬濟河及著雍病目出目睛努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欒盈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

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

季孫宿如晉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義取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喻晉君憂勞魯國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為名藏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銘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令稱伐則下

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彜器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葬曹成公○夏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欒魴欒氏族為懷子之言故也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

伐秦也十四年晋伐秦子蟜勸諸侯師濟涇六月晋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賜車之揔名以行葬禮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瑗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鬷音騣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氏因以為號懿聲皆謚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內官之號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廢立嫡之常間諸侯之列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

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徙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微眿迎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即位莊公即光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謂衛教公易已衛奔高唐以叛高唐齊地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以高厚從靈公昏謬之政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

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士子孔與子然子孔亦相親愛）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即子孔）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冬葬齊靈公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

○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夙沙衛下與齊侯語）問守備

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衛以實告故齊侯欲生之衛不順而還登聞師將傳食聞齊師將會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二子齊大夫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城西郛

城西郛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柯衛地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名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懼齊故為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城武城

武城魯地穆叔歸曰齊猶未也齊猶未服於晉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

衛石共子卒石買

悼子不哀買之于石惡孔成子曰是謂蹶其本蹶猶拔也必不有其宗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衛地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邾人驟至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蔡殺其大夫公子爕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後同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蔡司馬即公子燮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準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王錫爵曰燮欲去楚之晉追成先志謀國之合義者左氏以違衆罪之謬矣陳侯之弟黃

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叔老如齊齊子初聘于齊禮也繼好息民故曰禮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子石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七章以盡八章猶二國好合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

之賦魚麗之卒章義取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躬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

○衛甯惠子疾名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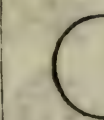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二邑邾地以邑來奔叛也不言叛為內諱）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

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次謂庶其從者魯給之以皁輿隸僚僕臺圉牧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洒音洗壹以待人軌度其信軌法也其法皆一度於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

茲允出茲茲在茲惟帝念功今虞書大禹謨允信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書名書地以懲不義○齊侯使慶佐爲大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夏

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叔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綿衣少食而寢示其弱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

為令尹子南公子追舒為明年殺追舒傳

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黶彊逐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盈母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死謂欺其已死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責怒鞅而反與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鞅專其權吾父死而益富死

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囚猶勝於死)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杜預以此詩為小雅今小雅無此全句惟采菽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

叔向不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其人皆咎叔向其人叔向左右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直也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謩謀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國多大寵不

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列國大夫稱於天子曰陪臣某）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謂晉侯禮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布四體言無所隱 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尤晉逐盈而效之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候迎賓客之官 轘轅關周地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楊士勛日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今曆術無頻食之理但古或有之

曹伯來朝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任地名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 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 四子晉大夫 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

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州綽獲殖綽郭最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新為僕臣未得効勇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曰焉用聖

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而反傲出使之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

夏四月○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鄉官公孫僑即子產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而朝楚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尤過

也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不恭順於有禮之國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也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石盂即石臭十一年鄭使石臭如楚楚人執之湨梁之明年湨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酎三重醇酒嘗新飲酒為嘗酎與執燔焉燔同膰執燔助祭也間二年聞君將

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不虞之事薦仍而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廷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

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段黑肱子印段)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伯張即黑肱)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沙隨宋地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

禄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子謂子南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謂其臣必忍之）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遠子馮為令

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遂子）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言有過則告何為惡我）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遂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

而後王○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販音攀游販公孫蠆）安之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明游販）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販子大叔販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良又不賢）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春秋卷第十四

春秋卷第十五

左氏傳

襄公四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
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

卒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顧炎武曰禮尊同不降平公為舅當服緦鄰國之喪且猶徹樂況於舅乎

夏邾畀我來奔畀公作鼻○畀我庶其黨書來奔惡納也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句殺之慶樂

二慶之族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治城以距君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

板隊殺築人故役人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

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納請曲沃欒盈邑也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曲沃太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

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嘆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已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爲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

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荀盈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可以強劫取之夫克難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縗使宣子詐為夫人孝服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有內應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范鞅

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趍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墮隊）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也）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墻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

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樂盈之族)曰樂免之(謂樂免已)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樂車轢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先鋒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

遂伐晉

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左翼曰啓）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曰胠）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間晉有欒盈禍）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武子崔杼）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

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晉地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名張武軍於熒庭熒庭晉地謂築壘壁戍郫邵郫邵晉二邑名封少水少水即沁水封晉尸以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氂音釐趙勝趙旃子東陽晉地晏氂齊大夫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榆公穀作渝○雍榆晉地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

己卯

仲孫速卒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旣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絜潔樽酒）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衆相酬爲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禮列在悼子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

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也）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飮已酒（使公鉏為武子設燕禮）而以具往盡舍旃（以饗燕之具往而與之）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孫孟莊子羯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

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若專立羯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之定悼子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之位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奔罪之也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辟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孟氏將葬從臧氏借人以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遂正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名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姨母之子生紇長於公

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也出蔡地故名)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其可得立)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己請)遂自為也(為自為請)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茍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謂辟防邑而去)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罪已)將

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諸奔之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孟椒孟獻子之孫)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居音姬語辭)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

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晉寧又將事之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使之怒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作事必順施人必恕

晉人殺欒盈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齊侯襲莒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明日

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還音旋二子齊大夫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吊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齊侯吊諸其室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賀克欒氏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在周為唐杜氏唐本豕韋國周成王滅而遷杜為杜伯杜伯子隰叔奔晉四世而及士會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産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子西相鄭伯如晉）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言何必沈溺如此）將為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

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寧使人謂子曰子實生我豈可使曰取我財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為晉侯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入陳傳

仲孫

羯帥師侵齊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楚子伐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軍器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

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

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值雨水不克伐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 鄭人知地利故 欲以自御 鄭人卜宛射犬吉 射犬鄭公孫 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不可與等當畀下之大叔游吉 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 言國無大小在上位則同 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 部婁小阜松柏大木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二子張骼輔躒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 廣車兵車 已皆乘乘車 乘車安車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 同射犬乘兵車 皆踞

轉而鼓琴（轉衣裝）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櫜盛冑櫜二子取冑加首下車搏人收其禽獲挾其囚虜）弗待而出（射犬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二子皆超而登車）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志入故不告而馳怯敵故不待而出）皆笑曰公孫之亟也（言其性急）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名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

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令尹薳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

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宜咎陳鍼子八世孫

叔孫豹如京師

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洛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

也賜之大路為昭四年叔孫以賜路葬張本 ○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階猶道也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鬷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言程鄭非智人此必身有奔亡之釁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為明年程鄭卒張本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

我北鄙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欲得民心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祖臣出自桓不

可齊桓公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之大過䷛巽下兌上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變為巽故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夫既從風風能隕妻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為水兌為澤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澤草之險者蒺藜有角刺人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言雖非崔子其可無冠乎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閒伐晉也閒晉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伺公閒隙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户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重言侍人別下賈舉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崔子宮

近公宮故衆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公所嬖勇士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說音脫爵弁祭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反死君之義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

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成十六年僑如奔齊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公廟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南史氏齊史在外者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縛音篆束也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謂匿其妻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狭道舍止也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

能懼我（言道狹一人當一人）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衆不可當）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十三日便葬）四翣（諸侯六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舊用九乘又有甲兵）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晉侯濟自泮泮水

名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
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 鉏隰朋之曾孫 男女以班 示晉
以恐懼服罪 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宗器祭祀之器 自六正 六卿
五吏三十帥 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
正長 羣有司 師旅 小將帥 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
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
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惠伯孟椒 晉
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 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 將使衛與
之夷儀 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侯恐獻公失國使衛分一邑與之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崔杼欲得衛之五鹿留衛侯妻子

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謂置汝母於車)辭曰不祥(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御禁止也)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免音問喪服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執馬韁而見陳侯修臣禮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所獲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使官修其職各依其舊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趙文子為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魯穆叔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

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盟于宋傳)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衛剽簒故衎入不名)衛獻公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蒍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宣十二年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同姓名)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子木屈建也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

盂師左師以退五人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為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逐五子至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往年楚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蔿掩子馮之子

冬鄭公孫夏帥師

伐陳夏公作董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後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元女武王長女胡公閼父子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封虞夏殷後示敬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蔡出陳桓公子厲公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莊宣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成公自晉因鄭而入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

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

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功子西復伐陳陳猶未服故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庀治也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宜度山林量山林之材鳩藪澤水希曰藪水鍾曰澤鳩聚也禁民焚壞以備田獵辨京陵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表淳鹵

淳鹵鹹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原山田防隄也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牧隰皐隰皐水厓下濕爲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九夫爲井量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治其賦稅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穀作謁○遏諸樊名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

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

○晉程鄭卒子産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産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産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二十有六年春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

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鍼即伯車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撫劒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叔向從子朱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

侈能無罪乎

王二月辛卯衛寗喜弑其君剽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寗喜言求復國也寗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寗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寗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

也哉寗氏出自武公及喜九世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求反國辭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寗喜言寗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寗喜言曰苟反政由寗氏祭則寡人寗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

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恤憂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角剽子）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剽非無罪甯氏父子自立自弒故兩誅之）

衛孫

林父入于戚以叛

此書叛之始 孫林父以戚如晉 以邑屬晉 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人侵戚東鄙 以林父叛故 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 戚東鄙 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 殖綽齊人今來在衛 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厲惡鬼也 遂從衛師敗之圉 圉衛地 雍鉏獲殖綽 雍鉏孫氏臣 復愬于晉 爲下晉討衛張本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剽死名衎正其失國之罪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公聞文子答甯喜言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衎居謂剽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

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二十四井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次良霄次子產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公固與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夏晉侯使荀吳来聘

晉人為孫氏故告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来聘告公也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雩婁楚地聞吳有備而

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城麇鄭邑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穿封戌楚縣尹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正於伯州犂正曲直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立皇頡於庭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圍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印堇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

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以貨請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則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取懿氏田六十井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

後也期後會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穀作座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貌惡心順大子痤美而狠貌美心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對曰小人之

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共同供言縱有損相恐闕內侍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欿音坎詐作盟處為大子反徵驗也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欲速得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毋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亨同烹左師見夫

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

晉人執衛甯喜

於是衛侯會之會于澶淵而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遺北宮括之子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取其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

蕭（穆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義取適子之館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以殺晉戍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義取衆言可畏）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

壹（子展子罕之子七穆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

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之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今虞書大禹謨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

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以其膳餘賜羣下無不饜足）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不能用材）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

夜軍之(均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在成六年)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雍子事無所考)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能正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音畜)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遣應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

失東夷子辛死之在五年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巫臣雍塞也子反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在成二年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在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

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范燮易行謂簡易兵備中行二郤必克二穆中行偃郤錡郤至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面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火滅為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椒舉伍舉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之子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鄭伯自行伐許故恚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

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啬貪也言鄭之欲戰者皆釁勇貪名非爲國利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于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鄭人發縣門以禦攻者獲楚之九人涉于汜而歸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以女說晉

自汜城涉汝水而後葬許靈公

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阜大也言不失舊禮

春秋卷第十五